

全華叢書



全華策書



宋學士集卷之二十二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墓誌銘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
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
封當塗縣子王公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
勲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
王公之歿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上詔有司議贈公

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
追封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上猶未
慊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爲子以寵之公之子
文感皇靈之游被也虔奉命書副墨焚告於墓下明
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君禕所具事行求
濂爲銘以侈上之贈濂辱與公游不敢讓之遂按狀
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人幼有
大志沈酣六經諸史閒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府公之
辟爲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上取江南兵

臨當塗卽召公至幕府上方爲元帥命爲掾以參決
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
杌隍不安公慰撫之始定上爲中書平章政事建江
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公遇事善於
彌綸日以薦賢爲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唯公言是
信戊戌秋猫獠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上
遣公馳入其軍喻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上
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
戌之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圍其城守將

出降公審察民情而莫緩之歷言上前無有不聽者
亡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鎮
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
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
募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
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
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
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
丁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

八百無事則爲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
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
偵知之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
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
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
印章誘編氓爲變江山楊明恃砦柵之險叛服靡常
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眾部內帖帖無譁民飢疫
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修惠
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

爲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
家廟之在衢者公亦爲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
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
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
二人之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公文忠
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公往來佐其軍庚
子夏六月僞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擣廣信以
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僞漢門戶彼旣傾國
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

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繹騷矣乃
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
夏拜胡公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於婺以控
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
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糧多者爲正里長寡
者爲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三四至七八
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
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蠹民公逮
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藩立道

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爲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胡公曰治軍旅以略嵯縣禦諸暨爲已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挈綱布紀風采凜然僞吳將呂珍侵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慎毋信今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珍畏敗盟而去先是猫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爲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

難作時猶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王寅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爲之嗟悼良久親爲文祭之及返柩金陵上復率羣臣往城南祭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公狀貌龐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公卻立戶外旣暮猶不去上出

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
長據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
意周喜爲詩歌與賓朋談笑樽俎閒更唱迭和情意
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公父諱榮母孫氏
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卽文有學行今爲侍儀使階
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
棄親而求生吾不爲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孫女一
人濂爲左史時侍上左右嘗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
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

於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爲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
必躋政府歷憲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
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
大顯而命止於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爲
賢賓佐及臨患難冒賊而死爲忠臣天恩所加便蕃
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真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麾四方桓桓豪英
雲合響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役弗前
借箸以謀燭於幾先莫搖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

謂公來暮浙河之東婺爲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
奏凱而旋留將戍守公持文墨參其臧否姑蔑遺墟
旣入版圖兵民二柄孰幹其樞帝詢在廷非公疇可
公拜稽首卽日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游擊置戍
金柝夜囂孰爲頑民嘯呼搆亂誘而繫之邊烽晏晏
出粟哺荒注藥起疴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
乃置博士乃設俎豆乃經乃史金華建藩控於海東
遷公來治若疚在躬科繇匪度均之平之間右奪政
辟之刑之民樂其生親若父兄敵畏其威望如長城

豈期妖豎相挺爲變大詈不屈遂罹於難人孰無死
公死則忠正氣不沒凌厲秋虹皇情盡傷親御翰墨
摘文祭之龍光赫艷受才孔多竟不盡施清風宰木
淒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

濂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瞿公莊來爲典簿其爲人
也文學蔚茂而勵行堅凝濂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
多出其手率皆稱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
以先府君墓銘爲屬濂以索文者接踵於門雖諾之

而未暇爲今蒙恩致政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
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
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
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俱有
才力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
姑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獬犬突出
軍中衆睜眦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謹
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
旗號俾達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爲百夫長及宋亡

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憐口提領娶
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
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
年十七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
君卽折弓矢脫略純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
候顏色唯恐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可聞
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
摩穢剔汗扶其起臥不解帶者三旬至愈乃止母又
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肉可療其法寘